

資治通鑑

六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七

綱鑑易知錄卷第八十七 晉紀九 起屠維大荒落盡 重光協洽凡三年 勅編集

晉紀九 起屠維大荒落盡 重光協洽凡三年

孝懷皇帝中

永嘉三年春正月辛丑朔癸亥犯紫微漢太史令宣于脩之言於漢主淵曰不出三年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大赦改元河瑞三月戊申高密孝王略薨以尚書左僕射山簡爲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鎮襄陽簡濤之子也嗜酒不恤政事表順陽內史劉璠得衆心恐百姓劫璠爲主詔徵璠爲越騎校尉南州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劉弘丁巳太傅越自滎陽入京師中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執威權而選用表請尚書猶以舊制裁之今日之來必有所誅帝之爲太弟也與中庶子繆播親善及即位以播爲中書監繆胤爲太僕卿委以心膂帝舅散騎常侍王延尚書何綏太史令高堂冲並參機密越疑朝臣貳於己劉璠潘滔勸越悉誅播等越乃誣播等欲爲亂乙丑遣平東將軍王秉帥甲士三千入宮執播等十餘人於帝側付廷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綏曾之孫也初何曾侍武帝宴退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每宴見未嘗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

非貽厥孫謀之道也及身而已後嗣其殆乎汝輩猶可以免指諸孫曰此屬必及於難及綏死兄嵩哭之曰我祖其殆聖乎曾曰食萬錢猶云無下箸戲子劭曰食二萬綏及弟機羨汰侈尤甚與人書疏詞禮簡傲河內王尼見綏書謂人曰伯蔚若亂世而矜豪乃爾其能免乎人曰伯蔚聞卿言必相危害尼曰伯蔚比聞我言自己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臣光曰何曾譏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爲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爲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爲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家非忠臣也太傅越以王敦爲揚州刺史劉寔連年請老朝廷不許尚書左丞劉坦上言古之養老以不事爲優不以吏之爲重謂宜聽寔所守丁卯詔寔以疾就第以王衍爲太尉太傅越解交州牧領司徒越以頃來興事多由殿省乃奏宿衛有疾辭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並封侯由是出者略盡皆泣涕而去更使右衛將軍何倫左衛將軍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人宿衛左積弩將軍朱誕奔漢且陳洛陽孤弱勸漢主淵攻之淵以誕爲前鋒都督以滅晉大將軍劉景爲大都督將兵攻黎陽克之又敗王堪於延津沈男女二萬餘人於河淵聞之怒曰景何面復見朕且天道豈能容之吾所欲除者司馬氏耳細民何罪黜景爲平虜將軍夏

大旱江漢河洛皆竭可涉 漢安東大將軍石勒寇鉅鹿常山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別爲君子營以趙郡張賓爲謀主刀膺爲股肱襲安孔長支雄挑豹遠明爲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初張賓好讀書闊達有大志常自比張子房及石勒徇山東賓謂所親曰吾歷觀諸將無如此胡將軍者可與成大業乃提劍詣軍門大呼請見勒亦未之奇也賓數以策干勒已而皆如所言勒由是奇之署爲軍功曹勒靜咨之 漢主淵以王彌爲侍中都督青徐兗豫荆揚六州諸軍事征東大將軍青州牧與楚王聰共攻壺關以石勒爲前鋒都督劉琨遣護軍黃肅韓述救之聰敗述於西澗勒敗肅於封田皆殺之太傅越遣淮南內史王曠將軍施融曹超將兵拒聰等曠濟河欲長驅而前融曰彼乘險開出我雖有數萬之衆猶是一軍獨受敵也且當阻水爲固以量形勢然後圖之曠怒曰君欲沮衆邪融退曰彼善用兵曠聞於事勢吾屬全必死矣曠等踰太行與聰遇戰於長平之閒曠兵大敗融超皆死聰遂破屯留長子凡斬獲萬九千級上黨太守龐淳以壺關降漢劉琨以都尉張倚領上黨太守據襄垣 初匈奴劉猛死右賢王去卑之子誥升爰代領其衆誥升爰卒子虎立居新興號鐵弗氏與白部鮮卑皆附於漢劉琨自將擊虎劉聰遣兵襲晉陽不克 五月漢主淵封子裕爲齊王隆爲魯王

秋八月漢主淵命楚王聰等進攻洛陽詔平北將軍曹武等拒之皆爲聰所敗聰長驅至宜陽自恃驍勝怠不設備九月弘農太守垣延詐降夜襲聰軍聰大敗而還王浚遣祁弘與鮮卑段務勿塵擊石勒千飛龍山大破之勒退屯黎陽 冬十月漢主淵復遣楚王聰王彌始安王曜汝陰王景帥精騎五萬寇洛陽大司空鴈門剛穆公呼延翼帥步卒繼之內辰聰等至宜陽朝廷以漢兵新敗不意其復至大懼辛酉聰屯西明門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千餘人出攻漢壁斬其征虜將軍呼延顯壬戌聰南屯洛水乙丑呼延翼爲其下所殺其衆自大陽潰歸淵敕聰等還師聰表稱晉兵微弱不可以翼顯死故還師固請留攻洛陽淵許之太傅越嬰城自守戊寅聰親祈嵩山留平晉將軍安陽哀王厲冠軍將軍呼延朗督攝留軍太傅參軍孫詢說越乘虛出擊朗斬之厲赴水死王彌謂聰曰今軍旣失利洛陽守備猶固運車在陝糧食不支數日殿下不如與龍驤還平陽募糧發卒更爲後舉下官亦收兵穀待命於兗豫不亦可乎聰自以請留未敢還宣于脩之言於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 天水人荀琦等殺成大尉李離尚書令閻式以梓潼降羅尚成主雄遣太傅驤司徒雲司空璜攻之不克雲璜戰死初譙周有子居巴西成巴西太守馬脫殺之其子登

詣劉弘請兵以復讎弘表登為梓潼內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至巴郡從羅尚求益兵不得登進攻宕渠斬馬脫食其肝會梓潼降登進據涪城雄自攻之為登所敗十一月甲申漢楚王聰始安王曜歸于平陽王彌南出輾轉流民之在潁川襄城汝南南陽河南者數萬家素為居民所苦皆燒城邑殺二千石長吏以應彌石勒寇信都殺冀州刺史王斌王浚自領冀州詔軍騎將軍王堪北中郎將裴憲將兵討勒勒引兵還拒之魏郡太守劉矩以郡降勒勒至黎陽裴憲棄軍奔淮南王堪退保倉垣十二月漢主淵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傅楚王聰為大司徒江都王延年為大司空遣都護大將軍曲陽王賢與征北大將軍劉靈安比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桑東屯內黃王彌表左長史曹嶷行安東將軍東徇青州且迎其家淵許之初東夷校尉勃海李臻與王浚約共輔晉室浚內有異志臻恨之和演之死也別駕昌黎王誕三歸李臻說臻舉兵討浚臻遣其子成將兵擊浚浚東太守龐本素與臻有隙乘虛襲殺臻遣人殺成於無慮誕三歸慕容廆詔以勃海封釋代臻為東夷校尉龐本復謀殺之釋子俊勸釋伏兵請本收斬之悉誅其家

四年春正月乙丑朔大赦漢主淵立單微女為皇后梁王和為皇太子大赦封子義為北海王以長樂王洋

為大司馬漢鎮東大將軍石勒濟河拔白馬王彌以三萬眾會之共寇徐豫兖州二月勒襲鄆城殺兖州刺史表字遂拔倉垣殺王堪復北濟河攻冀州諸郡民從之者九萬餘口成大尉李國鎮巴西帳下文石殺國以巴西降羅尚太傅越徵建威將軍吳興錢璦及揚州刺史王敦璦謀殺敦以反敦奔建業告琅邪王睿璦遂反進寇陽羨督遣將軍郭逸等討之周玘糾合鄉里與逸等共討璦斬之玘三定江南睿以玘為吳興太守於其鄉里置義興郡以旌之曹嶷自大梁引兵而東所至皆下遂克東平進攻琅邪夏四月王浚將祁弘敗漢冀州刺史劉靈於廣宗殺之成主旌謂其將張寶曰汝能得梓潼吾以李離之官賞汝寶乃先殺人而三奔梓潼琦等信之委以心腹會羅尚遣使至梓潼琦等出送之寶從後閉門琦等奔巴西雄以寶為太尉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食草木牛馬皆盡秋七月漢楚王聰始安王曜石勒及安北大將軍趙固圍河內太守裴整于懷詔征虜將軍宋抽救懷整與平北大將軍王桑逆擊抽殺之河內人執整以降漢主淵以整為尚書左丞河內督將郭默收整餘眾自為塢主劉琨以默為河內太守羅尚卒於巴郡詔以長沙太守下邳皮素代之庚午漢主淵寢疾辛未以陳留王歡樂為太宰長樂王洋為太傅江都王延年為太保楚王聰

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尚書事置單于臺於平陽西以齊王裕爲大司徒魯王隆爲尚書令北海王義爲撫軍大將軍領司隸校尉始安王曜爲征討大都督領單于左輔廷尉喬智明爲冠軍大將軍領單于右輔光祿大夫劉殷爲左僕射王育爲右僕射任顗爲吏部尚書朱紀爲中書監護軍馬景領左衛將軍永安王安國領右衛將軍安昌王盛安邑王欽西陽王璿皆領武衛將軍分典禁兵初盛少時不好讀書唯讀孝經論語曰誦此能行足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李惠見之數曰望之如可易及至肅如嚴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忠篤故臨終委以要任丁丑淵召太宰歡樂等入禁中受遺詔輔政己卯淵卒太子和即位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翼之子也淵以其無才行終身不遷官侍中劉乘素惡楚王聰衛尉西昌王銳耻不預顧命乃相與謀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三王摠疆兵於內大司馬擁十萬衆屯於近郊陛下便爲寄坐耳宜早爲之計和攸之甥也深信之辛巳夜召安昌王盛安邑王欽等告之盛曰先帝梓宮在殯四王未有逆節一旦自相魚肉天下謂陛下何且大業甫爾陛下勿信讒夫之言以疑兄弟兄弟尚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之曰今日之議理無有二領軍是何言乎命左右刃之盛既死欽懼曰惟陛下命壬午銳帥馬景攻楚王聰于單于臺攸帥永安

王安國攻齊王裕于司徒府乘帥安邑王欽攻魯王隆使尚書田密武衛將軍劉璿攻北海王義密璿挾父斬關歸于聰聰命貫甲以待之銳知聰有備馳還與攸乘共攻隆裕攸乘疑安國欽有異志殺之是日斬裕癸未斬隆甲申聰攻西明門克之銳等走入南宮前鋒隨之乙酉殺和於光極西室收銳攸乘梟首通衢群臣請聰即帝位聰以北海王義單于之子也以位讓之義涕泣固請聰久而許之曰父及羣公正以禍難尚殷貪孤年長故耳此家國之事孤何敢辭俟父年長當以大業歸之遂即位大赦改元光興尊單于曰皇太后其母張氏曰帝太后以義爲皇太弟領大單于大司徒立其妻呼延氏爲皇后呼延氏淵后之從父妹也封其子粲爲河內王易爲河間王翼爲彭城王慄爲高平王仍以粲爲撫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以石勒爲并州刺史封汲郡公 略陽臨渭氏西蒲洪驍勇多權略羣氏畏服之漢王聰遣使拜洪平遠將軍洪不受自稱護氏校尉秦州刺史略陽公 九月辛未葬漢主淵于永光陵謚曰光文皇帝廟號高祖 雍州流氏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氏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征南將軍山簡南中郎將杜弼各遣兵送之促期令發京兆王如遂潛結壯士夜襲二軍破之於是馮翊嚴巖京兆族脫各聚眾攻城鎮殺令長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

領司雍二州牧稱藩于漢。冬十月，漢河內王黎始安王曜及王彌帥眾四萬寇洛陽，石勒帥騎二萬會黎于大陽，敗監軍裴邈于澠池，遂長驅入洛川，黎出轅轅掠梁陳汝潁間，勒出成皇關，壬寅圍陳留，太守王讚於倉垣爲讚所敗，退屯文石津。劉琨自將討劉虎及白部，遣使卑辭厚禮說鮮卑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之子鬱律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屠其營，琨與猗盧結爲兄弟，表猗盧爲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爲代公。時代郡屬幽州王浚不許，遣兵擊猗盧，猗盧拒之，浚由是與琨有隙。猗盧以封邑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陜北之地，琨不能制，且欲倚之爲援，乃從樓煩馬邑陰館繁峙崞五縣民於陜南，以其地與猗盧，由是猗盧益盛。琨遣使言於太傅越請出兵共討劉聰，石勒越忌苟晞及豫州刺史馮嵩恐爲後患，不許。琨乃謝猗盧之兵，遣歸國，劉虎收餘眾西度河，居朔方肆盧川。漢主聰以虎宗室封樓煩公。壬子，以劉琨爲平北大將軍，王浚爲司空，進鮮卑段務勿塵爲大單于。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今日尚可救，後則無及矣。」旣而卒無至者。征南將軍山簡遣督護王萬將兵入援軍于涅陽，爲王如所敗。如遂大掠沔漢，進逼襄陽，簡嬰城自守。荊州刺史王澄自將欲

援京師，至汭口，聞簡敗，眾散而還。朝議多欲遷都以避難，王衍以爲不可，賣車牛以安衆心。山簡爲嚴嶷所逼，自襄陽徙屯夏口。石勒引兵濟河，將趣南陽，王如疾脫嚴嶷等，聞之，遣衆一萬屯襄城以拒勒。勒擊之，盡俘其衆，進屯宛北。是時侯脫據宛，王如據穰，如素與脫不協，遣使重賂勒，結爲兄弟，說勒使攻脫。勒攻宛克之，嚴嶷引兵救宛，不及而陷，勒斬脫，囚嚴嶷，送于平陽，盡并其衆。遂南寇襄陽，攻拔江西壘壁三十餘所，還趣襄城。王如遣弟瑤襲勒，勒迎擊滅之，復屯江西。太傅越旣殺王延等，大失衆望，又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且鎮集充豫，帝曰：「今胡虜侵逼郊畿，人無固志，朝廷社稷倚賴於公，豈可遠出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於坐待困窮也。」十一月甲戌，越帥甲士四萬，向許昌，留妃裴氏卅子毗及龍驤將軍李暉、右衛將軍何倫守衛京師，防察宮省，以潘滔爲河南尹，摠留軍。越表以行臺自隨，用太尉衍爲軍司，朝賢素望悉爲佐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於是宮省無復守衛，荒饑日甚，殿內死人，交橫盜賊公行，府寺營署並掘墾，自守越東屯，項以馮嵩爲左司馬，自領豫州牧，竟陵王楙、白帝遣兵襲何倫，不克，帝委罪於楙、琳，逃竄得免。揚州都督周馥以洛陽孤危，上書請遷都壽春，太傅越以馥不先白己，而直上書，大怒，召馥及淮南太守

裴頡不肯行令頡帥兵先進頡詐稱受越密旨襲馘爲馘所敗退保東城詔張軌鎮西將軍都督陇右諸軍事光祿大夫傅祗太常掾盧賓軌書告以京師飢匱軌遣參軍杜勳獻馬五百匹氈布三萬匹成大傳驥攻誰登於涪城羅尚子宇及參佐素熙登不給其粮益州刺史皮素怒欲治其罪十二月素至巴郡羅宇等使人夜殺素建平都尉暴重殺宇巴郡亂驥知登食盡援絕攻涪愈急士民皆重鼠食之餓死其衆無一人離叛者驥子壽先在登所登乃歸之三府官屬表巴東監軍南陽韓松爲益州刺史治巴東初帝以王彌石勒侵逼京畿詔荀晞督卽州郡討之會曹嶷破琅邪北收齊地兵勢甚盛荀絕閉城自守晞還救青州與嶷連戰破之是歲寧州刺史王遜到官表李釗爲朱提太守時寧州外逼於成內有夷寇城邑丘墟遜惡衣菜食招集離散勞徠不倦數年之間州境復安誅豪右不奉灑者十餘家以五芘夷昔爲亂首擊滅之內外震服漢主聰自以越次而立忌其嫡兄恭因恭寢穴其壁間刺而殺之漢太后單氏卒漢主聰尊母張氏爲皇太后后單氏年少美色聰承爲太弟又屢以爲言單氏慙恚而死父寵由是漸衰然以單氏故尚未之廢也呼延巨言於聰曰父死子繼古今常道陛下承高祖之業太弟何爲者哉陛下百年後黎兄弟必無種矣聰曰然吾當徐思之

呼延氏曰事留變生太弟見黎兄弟浸長必有不安之志萬一有小人交構其間未必不禍發于今日也聰心然之舅光祿大夫單冲泣謂父曰疎不問親主上有意於河內王矣歟下何不避之父曰河瑞之末主上自惟嫡庶之分以大位讓父父以主上齒長故相推奉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兄終弟及何爲不可黎兄弟既壯猶今日也且子弟之間親疎詎幾主上寧可有此意乎五年春正月壬申荀晞爲曹嶷所敗棄城奔高平石勒謀保據江漢參軍都尉張賓以爲不可會軍中饑疫死者太半乃渡沔寇江夏癸酉拔之乙亥成大傳驥拔涪城獲誰登太保始拔巴西殺文石於是成主雄大赦改元玉衡誰登至成都雄欲宥之登詞氣不屈雄殺之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數爲土民所侵苦蜀人李驥聚衆據樂鄉及南平太守應詹與醴陵令杜弢共擊破之王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驥驥請隆澄僞許而襲殺之以其妻子爲賞沈八千餘人於江流民益怨忿蜀人杜疇等復反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於刺史荀眺曰巴蜀流民皆欲反眺信之欲盡誅流民流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以杜弢州里重望共推爲主弢自稱梁益二州牧領湘州刺史裴頡求救於琅邪王睿睿使揚威將軍甘卓等攻周馥於壽春馥衆潰奔項豫州都督新蔡王確執之馥憂憤而卒確騰之子

也 楊州刺史劉陶卒琅邪王睿復以安東軍諮祭酒王敦爲楊州刺史尋加都督征討諸軍事 庚辰平原王幹薨 二月石勒攻新蔡殺新蔡莊王確於南頓進拔許昌殺平東將軍王康 氏苻成隗文復叛自宣都趣巴東建平都尉暴重討之重因殺韓松自領三府事東海孝獻王越旣與苻晞有隙河南尹潘滔尚書劉望等復從而譖之晞怒表求滔等首颺言司馬元超爲宰相不平使天下淆亂苟道將豈可以不義使之乃移檄諸州自稱功伐陳越罪狀帝亦惡越專權多違詔命所留將士何倫等抄掠公卿逼辱公主密賜晞手詔使討之晞數與帝文書往來越疑之使遊騎於成臯間伺之果獲晞使及詔書乃下檄罪狀晞以從事中郎楊瑁爲兖州刺史使與徐州刺史裴盾共討晞晞遣騎收潘滔滔夜遁得免執尚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三月丙子薨于項秘不發喪衆共推行爲元帥衍不敢當以讓襄陽王範範亦不受範璋之子也於是衍等相與奉越喪還葬東海何倫李暉等聞越薨奉裴妃及卅子毗自洛陽東走城中士民爭隨之帝追貶越爲縣王以苻晞爲大將軍大都督督青徐兖豫荆揚六州諸軍事 益州將吏共殺暴重表巴郡太守張羅行三府事羅與隗文等戰死文等驅掠吏民西降於成三府文武共表平西司馬蜀郡王異行三府事

領巴郡太守 初梁州刺史張光會諸郡守於魏興共謀進取張燕唱言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克復之事當俟英雄光以燕受鄧定賂致失漢中今復沮衆呵出斬之治兵進戰累年乃得至漢中綏撫荒殘百姓悅服 夏四月石勒帥輕騎追太傅越之喪及於苦縣甯平城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相踐如山無一人得免者執太尉衍襄陽王範任城王濟武陵莊王澹西河王喜沮懷王禧齊王超吏部尚書劉望廷尉諸葛銓豫州刺史劉喬太傅長史庾敳等坐之幕下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官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官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謂孔長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長曰彼皆晉之王公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濟宣帝弟子居生陵之子禧澹之子也剖越柩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地何倫等至洧倉遇勒戰敗東海卅子毗及宗室四十八王皆沒於勒何倫奔下邳李暉奔廣宗裴妃爲人所掠賣父之渡江初琅邪王睿之鎮建業裴妃意也故睿德之厚加存撫以其子冲繼越後 漢趙固王

桑政裴首殺之。杜弼攻長沙五月，荀眺棄城奔廣州。弼追擒之，於是弼南破零桂，東掠武昌，殺二千石長吏甚衆。以太子太傅傅祗爲司徒，尚書令荀藩爲司空。加王浚大司馬，侍中大都督，督幽冀諸軍事。南陽王模爲太尉，大都督張軌爲車騎大將軍，琅邪王睿爲鎮東大將軍，兼督揚江湘交廣五州諸軍事。初，太傅越以南陽王模不能綏撫關中，表徵爲司空，將軍淳于定說模使不就徵，模從之。表遣世子保爲平西中郎將，鎮上邽。秦州刺史裴苞拒之，模使帳下都尉陳安攻苞。苞奔安定，太守賈疋納之。荀晞表請還都，倉垣使從事中郎劉會將船數十艘宿衛，五百人穀千斛迎帝。帝將從之，公卿猶豫，左右戀資財，遂不果行。旣而洛陽饑困，人相食，百官流亡者什八九。帝召公卿議將行而衛從不備，帝撫手歎曰：「如何曾無車輿？」使傅祗出詣河陰，治舟楫，朝士數十人遵從。帝步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掠，不得進，而還度支校尉東郡魏浚帥流民數百家保河陰之硤石。時却掠得穀麥獻之，帝以爲揚威將軍。平陽太守度支如故。漢主聰使前軍大將軍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死者三萬餘人。始安王曜王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未至，晏留輜重於張方故壘，癸未先至洛陽，甲申攻平昌門，丙戌克之。遂焚東陽門及諸府寺，六月丁亥朔，晏以外繼不

至，俘掠而去。帝具舟於洛水，將東走。晏盡焚之。庚寅，荀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轅轅，辛卯，王彌至宣陽門，壬辰始安王曜至西明門，丁酉，王彌呼延晏克宣陽門，入南宮，升太極前殿，縱兵大掠，悉收宮人珍寶，帝出華林園，門欲奔長安，漢兵追執之，幽於端門。曜自西明門入也。武庫戎戍曜殺太子詮，吳孝王晏竟陵王楙右僕射曹頡尚書閭丘冲河南尹劉黥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陵，焚宮廟，官府皆盡。曜納惠帝羊皇后，遷帝及六壘於平陽，石勒引兵出轅轅也。許昌光祿大夫劉蕃尚書盧志奔并州，丁未，漢主聰大赦，改元嘉平，以帝爲特進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以侍中庾珉王儁爲光祿大夫。岷歟之兄也。初，始安王曜以王彌不待己，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曰：「洛陽天下之中山，河四塞，城池宮室不假脩營，宜百主上自平陽徙都之。」曜以天下未定，洛陽四面受敵，不可守，不用彌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子豈有帝王之意邪？」遂與曜有隙。引兵東屯項關，前司隸校尉劉暉說彌曰：「今九州糜沸，羣雄競逐，將軍於漢建不世之功，又與始安王相失，將何以自容？不如東據本州，徐觀天下之勢，上可以混壹四海，下不失鼎峙之業。」策之上者也。彌心然之。司徒傅祗建行臺於河陰，司空荀藩在陽城，河南尹華薈在成臯，汝陰太守平陽李矩爲之立屋輪穀以給之。薈歆之，曾孫也。藩與弟組族

子中護軍崧會與弟中領軍恒建行臺於密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爲盟主藩承制以崧爲襄城太守矩爲滎陽太守前冠軍將軍河南褚翼爲梁國內史揚威將軍魏浚屯洛北石梁塢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浚詣荀藩諮謀軍事藩邀李矩同會矩夜赴之矩官屬皆曰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何所疑乎浚往相與結歡而去浚族子諒聚衆據一泉塢藩以爲武威將軍豫章王端太子詮之弟也東奔倉垣苟晞帥羣官奉以爲皇太子置行臺端承制以晞領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自倉垣徙屯蒙城撫軍將軍秦王業吳孝王之子荀藩之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南趣許昌前豫州刺史天水閭鼎聚西州流民數千人於密欲還鄉里荀藩以鼎有才而擁衆用鼎爲豫州刺史以中書令李紱司徒左長史彭城劉疇鎮軍長史周顗司馬李述等爲之參佐顗浚之子也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鎮東司馬王導說琅邪王睿取其賢俊與之共事睿從之辟掾屬百餘人時人謂之百六掾以前潁川太守勃海刁協爲軍諮祭酒前東海太守王承廣陵相下壺爲從事中郎江寧令諸葛恢歷陽參軍陳國陳顗爲行參軍前太傅掾庾亮爲西曹掾承渾之弟子恢觀之子亮褒之弟子也江州刺史華軼歆之曾孫也自以受朝廷之命而爲琅邪王睿所

督多不受其教令郡縣多諫之軼曰吾欲見詔書耳及睿承荀藩檄承制署置官司改易長吏軼與豫州刺史裴憲皆不從命睿遣揚州刺史王敦歷陽內史甘卓與揚烈將軍廬江周訪合兵擊軼軼兵敗奔安成訪追斬之及其五子裴憲奔幽州睿以甘卓爲湘州刺史周訪爲尋陽太守又以揚武將軍陶侃爲武昌太守秋七月王浚設壇告類立皇太子布告天下稱受中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征鎮以荀藩爲太尉琅邪王睿爲大將軍浚自領尚書令以裴憲及其婿裴嵩爲尚書以曰徽爲兖州刺史李憚爲青州刺史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戍浦坂染求馮翊太守不得而怒帥衆降漢漢主聰以染爲平西將軍八月聰遣染與安西將軍劉雅帥騎二萬攻模于長安河內王粲始安王曜帥大衆繼之染敗模兵於潼關長驅至下邳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其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遣淳于定出戰而敗模倉庫虛竭士卒離散遂降於漢趙染送模於河內王粲九月粲殺模關西饑饉白骨蔽野士民存者百無一二聰以始安王曜爲車騎大將軍雍州牧更封中山王鎮長安以王彌爲大將軍封齊公苟晞驕奢暴前遼西太守閻耳續之子也數諫晞晞殺之從事中郎明預有疾自輦入諫晞怒曰我殺閻耳何關人事而輦病罵我預曰明公以禮待預故預以禮自盡今明公怒預其如

遠近怒明公何禁爲天子猶以驕暴而云況人臣乎願明公且置是怒思預之言晞不從由是衆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石勒攻王讚於陽夏擒之遂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端鑽晞頸以爲左司馬漢王聰拜勒幽州牧王彌與勒外相親而內相忌劉暉說彌使召曹疑之兵以圖勒彌爲書使暉召疑且邀勒共向青州暉至東阿勒許騎獲之勒潛殺暉而彌不知會彌將徐邈高梁輒引所部兵去彌兵漸衰彌聞勒擒荀晞心惡之以書質勒曰公獲荀晞而用之何其神也使晞爲公左彌爲公右天下不足定也勒謂張賓曰王公位重而言卑其圖我必矣賓因勸勒乘彌小衰誘而取之時勒方與乞活陳午相攻於蓬關彌亦與劉瑞相持甚急彌請救於勒勒未之許張賓曰公常恐不得王公之便今天以王公授我矣陳午小豎不足憂王公人傑當早除之勒乃引兵擊瑞斬之彌大喜謂勒實親已不復疑也冬十月勒請彌燕于己吾彌將往長史張嵩諫不聽酒酣勒手斬彌而并其衆表漢主聰稱彌叛逆聰大怒遣使讓勒專害公輔有無君之心然猶加勒鎮東大將軍督并幽二州諸軍事領并州刺史以慰其心荀晞王讚潛謀叛勒勒殺之并晞弟純勒引兵掠豫州諸郡臨江而還屯于葛陂初勒之爲人所掠賣也與其母王氏相失劉琨得之遣使并其從子虎送於勒因遺勒書曰將軍用兵如神所

向無敵所以周流天下而無容足之地百戰百勝而無尺寸之功者蓋得主則爲義兵附逆則爲賊衆故也成敗之數有似呼吸吹之則寒噓之則溫今相授待中車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襄城郡公將軍其受之勒報書曰事功殊途非腐儒所知君當違節本朝吾自夷難爲効遺環名馬珍寶厚禮其使謝而絕之時虎年十七殘忍無度爲軍中患勒白母曰此兒凶暴無賴使軍人殺之聲名可惜不若自除之母曰快牛爲犢多能破車汝小忍之及長便弓馬勇冠當時勒以爲征虜將軍每屠城邑鮮有遺類然御衆嚴而不煩莫敢犯者指授攻討所向無前勒遂寵任之勒攻滎陽太守李矩矩擊却之初南陽王模以從事中郎索綝爲馮翊太守綝靖之子也模死綝與安夷護軍金城麴允頗陽令梁肅俱奔安定時安定太守賈疋與諸公表皆送任子於漢肅等遇之於陰密擁還臨涇與疋謀興復晉室疋從之乃共推疋爲平西將軍帥衆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麴特新平太守空恢皆不降於漢聞疋起兵與扶風太守梁綜帥衆十萬會之綜肅之兄也漢河內王粲在新豐使其將劉雅趙染攻新平不克索綝救新平大小百戰雅等敗退中山王曜與疋等戰於黃丘曜衆大敗疋遂襲漢梁州刺史彭蕩仲殺之麴特等擊破粲於新豐粲還平陽於是疋等兵勢大振關西胡晉翕然響應關鼎

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河陰令傅暢祇之子也亦以書勸之鼎遂行荀藩劉疇周顒李冰等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塗逃散鼎遣兵追之不及殺李組等鼎興業自宛趣武關遇盜於上洛士卒敗散收其餘衆進至藍田使人告賈疋疋遣兵迎之十二月入于雍城使梁綜將兵衛之周顒奔琅邪王睿睿以顒爲軍諮祭酒前騎都尉譙國桓彝亦避亂過江見睿微弱謂顒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顒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相與登新亭游宴周顒中坐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河之異因相視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勸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陳顒遺王導書曰中華所以傾輦者正以取才失所先白望而後實事浮競驅馳互相薦爲言重者先顯言輕者後叙遂相波扇乃至陵遲如有莊老之俗傾感朝廷養望者爲弘雅政事者爲俗人王職不卹灑物墜喪夫欲制遠先由近始今宜改張明賞信罰拔卓茂於密縣顯朱邑於桐鄉然後大業可舉中興可冀耳道不能從劉琨長於招懷而短於撫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而去者亦相繼琨遣子遵請兵於代公猗盧又遣族人高陽內史希合衆於中山幽州所統代郡上谷廣寧之民多歸之衆至三萬王浚怒遣燕相胡矩督諸軍與遼

西公段疾陸眷共攻希殺之驅略三郡士女而去疾六眷務勿塵之子也猗盧遣其子六脩將兵助琨戍新興琨牙門將邢延以碧石獻琨琨以與六脩六脩復就延求之不得執延妻子延怒以所部兵襲六脩六脩走延遂以新興附漢請兵以攻并州李臻之死也遼東附塞鮮卑素喜連木九津託爲臻報仇攻陷諸縣殺掠士民屢敗郡兵連年爲寇東夷校尉封繹不能討請與連和連津不從民失業歸慕空虜者甚衆虜竟給遣還願留者即撫存之虜少子鷹揚將軍翰言於虜曰自古有爲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外以龐本爲名內實幸災爲亂封使君已誅本請和而寇暴不已中原離亂州師不振遼東荒散莫之救恤單于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則并吞二部忠義彰於本朝私利歸於我國此霸王之基也虜笑曰孺子乃能及此乎遂帥衆東擊連津以翰爲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得所掠民三千餘家及前歸虜者悉以付郡遼東賴以復存封繹疾病屬其孫奔於虜釋卒虜召奔與語談之曰奇士也補小都督釋子冀州主簿後幽州參軍抽來奔喪虜見之曰此家拔扈千斤健也以道不通喪不得還皆留仕虜虜以抽爲長史後爲參軍王浚以妻舅崔曄爲東夷校尉曄琰之曾孫也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七

資治通鑑卷八十八

魏書 卷八十八 勸編集

晉紀十 起玄默泥麟盡昭陽作噩凡二年

孝懷皇帝下

永嘉六年春正月漢呼延后卒謚曰武元 漢鎮北將軍靳冲平北將軍卜瑁寇并州辛未圍晉陽 甲戌漢主聰以司空王育尚書令任顗女為左右昭儀中軍大將軍王彰中書監范隆左僕射馬景女皆為夫人右僕射朱紀女為貴妃皆金印紫綬聰將納太保劉毅女太弟固諫聰以問太宰延年太傅景皆曰太保自云劉康公之後與陛下殊源納之何害聰悅拜毅二女英娥為左右貴嬪位在昭儀上又納毅女孫四人皆為貴人位次貴妃於是六劉之寵傾後宮聰希復出外事皆中黃門奏決 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亢聚眾於竟陵自號楚公冠掠荆土以歆南蠻司馬新野杜曾為竟陵太守曾勇冠三軍能被甲游於水中 二月壬子朔日有食之 石勒築壘於葛陂課農造舟將攻建業琅邪王睿大集江南之眾於壽春以鎮東長史紀瞻為揚威將軍都督諸軍以討之會大雨三月不止勒軍中飢疫死者大半聞晉軍將至集將佐議之右長史刀膺請先送款於睿求掃平河朔以自贖俟其軍退徐更圖之勒愀

然長嘯中堅將軍夔安請就高避水勒曰將軍何怯邪孔萇等三十餘將請各將兵分道夜攻壽春斬吳將頭據其城食其粟要以今年破丹揚定江南勒笑曰是勇將之計也各賜鎧馬一疋顧謂張賓曰於君意何如賓曰將軍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殺害王公妻略妃主擢將軍之髮不足以數將軍之罪奈何復相臣奉乎去年既殺王彌不當來此今天降霖雨於數百里中示將軍不應留此也鄴有三臺之固西接平陽山河四塞空此徙據之以經營河北河北既定天下無處將軍之右者矣晉之保壽春畏將軍往攻之耳彼聞吾去喜於自全何暇追襲吾後為吾不利邪將軍宜使輜重從北道先發將軍引大兵向壽春輜重既遠大兵徐還何憂進退無地乎勒攘袂鼓髯曰張君計是也責刀脅曰君既相輔佐當共成大功奈何遽勸孤降此策應斬然素知君怯特相有耳於是黜膺為將軍擢賓為右長史號曰右侯勒引兵發葛陂遣石虎帥騎二千向壽春遇晉運船虎將士爭取之為紀瞻所敗瞻追奔百里前及勒軍勒結陳待之瞻不敢擊退還壽春 漢主聰封帝為會稽郡公加儀同三司聰從容謂帝曰卿昔為豫章王朕與王武子造卿武子稱朕於卿卿言聞其名久矣贈朕拓弓銀研卿頗記否帝曰臣安敢忘之但恨爾日不早識龍顏聰曰卿家骨肉何相殘如此帝曰大漢將應天命

故爲陛下自相驅除此殆天意非人事也且臣家若能奉武皇帝之業九族敦睦陛下何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代公猗盧遣兵救晉陽三月乙未漢兵敗走下珣之卒先奔斬沖擅取珣斬之聰大怒遣使持節斬沖聰納其舅子輔漢將軍張寔二女微光麗光爲貴人太后張氏之意也涼州主簿馬勲說張軌立命將出師翼戴帝室軌從之馳檄關中共尊輔秦主且言今遣前鋒督護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西中郎將寔帥中軍三萬武威太守張琬帥胡騎二萬絡驛繼發夏四月丙寅征南將軍山簡卒漢主聰封其子數爲渤海王驥爲濟南王鸞爲燕王鴻爲楚王勲爲齊王權爲秦王操爲魏王持爲趙王聰以魚蟹不供斬左都水使者襄陵王攄作溫明微光二殿未成斬將作大匠望都公靳陵觀漁於汾水昏夜不歸中軍大將軍王彰諫曰比觀陛下所爲臣實痛心疾首今愚民歸漢之志未專思晉之心猶盛劉琨咫尺刺客縱橫帝王輕出一夫敵耳願陛下改往修來則億兆幸甚聰大怒命斬之王夫人叩頭乞哀乃囚之太后張氏以聰刑罰過差三日不食太弟義單于祭興攔切諫聰怒曰吾豈桀紂而汝輩生來哭人太宰延年太保殷等公卿列侯百餘人皆免冠涕泣曰陛下功高德厚曠世少比往也唐虞今則陛下而頃來以小小

不供亟斬王公直言迂旨遽囚大將此臣等竊所未解故相與憂之忘寢與食聰慨然曰朕昨大醉非其本心微公等言之朕不聞過各賜帛百匹使侍中持節赦彰曰先帝賴君如左右手君著勲再世朕敢忘之此段之過希君蕩然君能盡懷憂國朕所望也今進君驃騎將軍定襄郡公後有不逮幸數匡之王彌旣死漢安北將軍趙固平北將軍王桑恐爲石勒所并欲引兵歸平陽軍中乏糧士卒相食乃自破碭津西渡攻掠河北郡縣劉琨以其兄子演爲魏郡太守鎮鄴固桑恐演邀之遣長史臨深爲質於琨琨以固爲雍州刺史桑爲豫州刺史賈疋等圍長安數月漢中山王曜連戰皆敗驅掠士女八萬餘口奔于平陽秦主業自雍入于長安五月漢主聰貶曜爲龍驤大將軍行大司馬聰使河內王粲攻傳祗於三渚右將軍劉參攻郭默於懷會祗病薨城陷粲遷祗子孫并其士民二萬餘戶于平陽六月漢主聰欲立貴嬪劉英爲皇后張太后欲立貴人張微光聰不得已許之英尋卒漢大昌文獻公劉殷卒殷爲相不犯顏忤旨然因事進規補益甚多漢主聰每與羣臣議政事殷無所是非羣臣出殷獨留爲聰敷暢條理商榷事聰未嘗不從之殷常戒子孫曰事君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況萬乘乎夫幾諫之功無異犯顏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爲優耳官至侍中太保

錄尚書賜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乘輿入殿然殷在公卿間常恂恂有卑讓之色故能處驕暴之國保其富貴不失令名以壽考自終漢主聰以河間王易爲車騎將軍彭城王翼爲衛將軍並典兵宿衛高平王惲爲征南將軍鎮離石濟南王驥爲征西將軍築西平城以居之魏王操爲征東將軍鎮蒲子趙固王桑自懷求迎於漢漢主聰遣鎮遠將軍梁伏疵將兵迎之未至長史臨深將軍牟穆帥衆一萬叛歸劉演固隨疵而西桑引其衆東奔青州固遣兵追殺之於曲梁桑將張鳳帥其餘衆歸演聰以固爲荊州刺史領河南太守鎮洛陽石勒自葛陂北行所過皆堅壁清野虜掠無所獲軍中飢甚士卒相食至東燕聞汲郡向水聚衆數千壁枋頭勒將濟河恐水邀之張賓曰聞冰船盡在瀆中未上宜遣輕兵間道襲取以濟大軍大軍既濟冰必可擒也秋七月勒使支雄孔萇自文石津縛筏潛渡取其船勒引兵自棘津濟河擊冰大破之盡得其資儲軍勢復振遂長驅至鄴劉演保三臺以自固臨深牟穆等復帥其衆降於勒諸將欲攻三臺張賓曰演雖弱衆猶數千三臺險固攻之未易猝拔捨而去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雖擁大兵遊行羈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廣聚糧儲西稟平陽以圖

幽并此霸王之業也邯鄲襄國形勝之地請擇一而都之勒曰右侯之計是也遂進據襄國賓復言於勒曰今吾君此彭祖越石所深忌也恐城塹未固資儲未廣二寇交至宜亟收野穀且遣使至平陽具陳鎮此之意勒從之分命諸將攻冀州郡縣壁壘多降連其穀以輸襄國且表於漢主聰聰以勒爲都督冀幽并營四州諸軍事冀州牧進封上黨公劉琨移檄州郡期以十月會平陽擊漢琨素奢豪喜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得幸於琨琨以爲晉陽令潤驕恣干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爲言且勸琨殺之琨不從潤譖盛於琨琨收盛殺之琨母曰汝不能駕御豪傑以恢遠略而專除勝己禍必及我盛子泥奔漢且言虛實漢主聰大喜遣河內王粲中山王曜將兵寇并州以令狐泥爲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於常山及中山使其將郝詵張喬將兵拒粲且遣使求救於代公猗盧詵喬俱敗死粲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并州別駕郝聿以晉陽降漢八月庚戌琨還救晉陽不及帥左右數十騎奔常山辛亥粲曜入晉陽壬子令狐泥殺琨父母粲曜送尚書盧志侍中許遐太子右衛率崔瑋于平陽聰復以曜爲車騎大將軍以前將軍劉豐爲并州刺史鎮晉陽九月聰以盧志爲太弟太師崔瑋爲太傅許遐爲太保高喬令狐泥皆爲武衛將軍己卯漢衛尉梁芬奔長安辛巳賈疋等奉秦王

業爲皇太子建行臺於長安登壇告類建宗廟杜稷大赦以閭鼎爲太子詹事摠攝百揆加賈疋征西大將軍以秦州刺史南陽王保爲大司馬命司空荀藩督攝遠近光祿大夫荀組領司隸校尉行豫州刺史與藩共保開封秦州刺史裴苞據險以拒涼州兵張寔宋配等擊破之苞奔柔凶塢冬十月漢主聰封其子桓爲代王逞爲吳王朗爲潁川王臯爲零陵王旭爲丹楊王京爲蜀王坦爲九江王晃爲臨川王以王育爲太保王彰爲太尉任顗爲司徒馬景爲司空宋紀爲尚書令范隆爲左僕射呼延晏爲右僕射代公猗盧遣其子六脩及兄子普根將軍衛雄范班箕澹帥衆數萬爲前鋒以攻晉陽猗盧自帥衆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卒數千爲之鄉導六脩與漢中山王曜戰於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討虜將軍傅虎以馬授曜曜不受曰卿當乘以免免吾創已重自分死此虎泣曰虎蒙大王識拔至此常思効命今其時矣且漢室初基天下可無虎不可無大王也乃扶曜上馬驅令渡汾自還戰死曜入晉陽夜與大將軍桑鎮北大將軍豐琮晉陽之民踰蒙山而歸十一月猗盧追之戰於藍谷漢兵大敗擒劉豐斬邢延等三千餘級伏尸數百里猗盧因大獵壽陽山陳閑皮肉山爲之赤劉琨自營南步入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不早來致卿父母見害誠以相愧今卿已復州境吾遠來士

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遺琨馬牛羊各千餘疋車百乘而還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招集亡散盧諶爲劉粲參軍云歸琨漢人殺其父志及弟諡詵贈傅虎幽州刺史十二月漢主聰立皇后張氏以其父寔爲左光祿大夫彭仲蕩之子天護帥群胡攻賈疋天護陽不勝而走疋追之夜墜澗中天護執而殺之漢以天護爲涼州刺史衆推始平太守麴允領雍州刺史閭鼎與京兆太守梁綜爭權鼎遂殺綜麴允與撫夷護軍索綝馮翊太守梁肅令兵攻鼎鼎出奔雍爲氏竇苻所殺廣平游綸張豺擁衆數萬據苑鄉受王浚假署石勒遣藥安支雄等七將攻之破其外壘浚遣督護王昌帥諸軍及遼西公段疾陸眷疾陸眷弟匹碑文鴛從弟末杯部衆五萬攻勒於襄國疾陸眷屯于渚陽勒遣諸將出戰皆爲疾陸眷所敗疾陸眷大造攻具將攻城勒衆甚懼勒召將佐謀之曰今城塹未固糧儲不多彼衆我寡外無救援吾欲悉衆與之決戰何如諸將皆曰不如堅守以疲敵待其退而擊之張實孔萇曰鮮卑之種段氏最爲勇悍而未杯尤甚其銳卒皆在末杯所今聞疾陸眷刻日攻比城其大衆遠來戰鬪連日謂我孤弱不敢出戰意必懈惰宜且勿出示之以法鑿比城爲突門二十餘道俟其來至列守未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彼必震駭不暇爲計破之必矣末杯

敗則其餘不攻而潰矣。勒從之。密為突門。既而疾陸眷攻比城。勒登城望之。見其將士或釋仗而寢。乃命孔萇督銳卒自突門出擊之。城上鼓譟以助其勢。萇攻未入。帳不能克。而退。未入。其壘門為勒眾所獲。疾陸眷等軍皆退走。萇乘勝追擊。枕尸三十餘里。獲鎧馬五千匹。疾陸眷收其餘眾。還屯渚陽。勒質未入。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眷許之。文鴛諫曰。今以未入一人之故而縱垂亡之虜。得無為王彭祖所怨。招後患乎。疾陸眷不從。復以鎧馬金銀賂勒。且以未入三弟為質。而請未入諸將皆勸勒殺未入。勒曰。遼西鮮卑健國也。與我素無仇讎。為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而結一國之怨。非計也。歸之。必深德我。不復為浚用矣。乃厚以金帛報之。遣石虎與疾陸眷盟于渚陽。結為兄弟。疾陸眷引歸。王昌等不能獨留。亦引兵還。勸勒召未入與之燕飲。誓為父子。遣還遼西。未入在塗。日南嚮而拜者三。由是段氏專心附勒。王浚之勢遂衰。游綸張射請降於勒。勒攻信都。殺冀州刺史王象浚。復以邵舉行冀州刺史。保信都。是歲大疫。王澄少與兄衍名冠海內。劉琨謂澄曰。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使。以此處世。難得其死。及在荊州。悅成都內史王機。謂為已亞使之內。綜心替外。為爪牙。澄屢為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無憂懼之意。但與機日夜縱酒博奕。由是上下離心。南平太守應詹

屢諫。不聽。澄自出軍擊杜弢。軍于作塘。故山簡參軍王冲擁眾迎應詹。為刺史詹以冲無賴。棄之。還南平。冲乃自稱刺史。澄懼。使其將杜蕤守江陵。徙治尋陵。尋又奔沔中。別駕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然一州人心所繫。今西收華容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遽為奔亡乎。澄不從。欲將舒東下。舒曰。舒為萬里紀綱。不能匡正。今使君奔亡。誠不忍渡江。乃留屯沌口。琅邪王睿聞之。召澄為軍諮祭酒。以軍諮祭酒周顗代之。澄乃赴召。顗始至。州建平流民傅密等叛。迎杜弢。弢別將王貢襲沔陽。顗狼狽失據。征討都督王敦遣武昌太守陶侃尋陽太守周訪。歷陽內史甘阜共擊弢。敦進屯豫章。為諸軍繼援。王澄過詣敦。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信。遣壯士搤殺之。王機聞澄死。懼禍。以其父毅兄矩皆嘗為廣州刺史。就敦求廣州。敦不許。會廣州將溫邵等叛。刺史郭詡迎機為刺史。機遂將奴客門生千餘人入廣州。詡遣兵拒之。將士皆機父兄時部曲。不戰迎降。詡乃避位以州授之。王如軍中。飢乏。官軍討之。其黨多降。如計窮。遂降於王敦。鎮東軍司顧榮前太守洗馬衛玠皆卒。玠。王敦之孫也。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為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愠之色。江陽太守張啓殺行益州刺史王異而代之。啓翼之孫也。尋病卒。三府文武共表濟